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諧鐸 第七卷

有根女 長女蕙孫，幼失母。年十一，隨姑丈林蠡艇讀書蘭葉山房。

一夕，有垂髻婢導一紫衣女郎，披帷而入。林詰所自來。女郎曰：「適有一對，煩孝廉公續之。」袖中出薛濤箋半幅，上書一聯曰：

攜籃欄外採蘭花，被藍衣人攔住。

林未及對，蕙孫信口答曰：

執筆壁間題壁月，遭碧霄女逼成。

小婢顧女郎笑曰：「個女子吐屬，煞是我家飛瓊大姑子。」女郎曰：「不錯！不錯！飛瓊姊遊戲人間二十六寒暑，昨始歸籍。曾言有蓮花根蒂，遺落在浴娥池。十一年後，抽條發葉，必現空中慧相。即此是也。」

蕙孫正欲啟白，女即收其箋，偕婢匆匆而出。

鐸曰：「騎牛石畔，曾現精魂；稠桑驛邊，頻呼妙子。情到至無聊處，往往有此幻境。」

無氣官

京都琉璃廠，有老翁揭榜於市，曰：「能望氣識人官職。」於是登仕版者，肩摩而至。老翁延之坐，俱令噓氣，自乃從旁諦審之，曰：「此金氣也，為翰苑；此木氣也，為部曹；此水氣也，為中翰；此火氣也，為御史；此土氣也，為國子監。」言之無不吻合者。

忽一人，噓氣久之，老翁沉吟再四，似不解其何官，曰：「異哉！似金氣而不秀，似木氣而不旺，似水氣而不清，似火氣而不烈，似土氣而不厚，其在不儒不吏之間歟！」詢之，以挑選知縣，投呈就教者。乃知冷官閒秩，皆無氣男子為之。批其命數，都不在五行中也。

鐸曰：「豈敢放顛，亦非作達，惟我知我，現身說法。予攝篆星江，戲作廣文先生四書文，附錄於此，以博一笑：不辭小官。學也，祿在其中矣。甚矣，人之患，在好為人師。學而不厭，何哉？教亦多術矣。是或一道也。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，土地人民，有官守者，此之謂民之父母。有人於此，選於眾，無財，降一等。既不能令，不如學也。及是時，治任，之一邦。是亦為政，請嘗試之。將入門，某在斯。台館未定，導其妻子，如窮人無所歸。待其人，斯出矣，然後敢入。修我牆屋，從之者如歸市。庶人在官者，六七十人。愚而好自用。飽食終日，未嘗與之言行事也。什一，使自賦五十畝，而皆去其籍，莫知其鄉，雖有存焉者寡矣。將出，願車馬。用不足，不可以為悅。改之為貴。不俟駕而行。吉月，必朝服。歷年多，闔然而日章。乞諸其鄰，長一身有半。三月不知肉味。春秋祭於公，必熟而薦之。不素餐兮，一樂也！一介不以取諸人。弟子以幣交，予何為不受？薄乎云爾！其恕乎？文，吾未嘗無誨焉！好馳馬試劍，不可與同群，而教育之，豈予所欲哉？姑捨女所學而從我。戒之在門。生，吾見亦罕矣！自稱曰小童，以其時考之。與其進也，宜若登天然，自行束脩以上，以待來年。出舍於郊，以灼。鄉人皆惡之，學之不講，何為是棲棲者與？是為欲富乎？有子之喪，往弔。國人皆賤之。點爾何如？謂之姑徐徐云爾！如是其亟也！有為者，獲乎上有道，委而去之，左右望而罔市利。又顧而之他，則必取盈焉。難矣哉！下焉者，不得罪於巨室。父母之年，其饋也以禮，受之而不報，又稱貸而益之，斯疏矣，比及三年，會計，及其老也，盍去諸？哀此菴獨，欲罷不能。俊傑在位，卓爾不能用也！仍舊貫，若將終身，如何則可？已而已而，毋自辱焉！歸與歸與，固所願也！而今而後，生財有大道，何必讀書？君子無所爭，從吾所好。如有復我著，謂其人曰：「無羞惡之心，然後為學，乞人不屑也，而子謂我願之乎？」

鬼婦持家

蘭溪盧某，中年失怙恃。妻冷氏，伉儷綦篤。生子女各一，甫離襁，妻病瘳死。續娶歐陽氏，美而悍，遇子女尤虐，動輒詈詈，小有不懌，鞭撻隨之。某稍怒以色，反舌啁啾，數晝夜不倦。

某不能堪，憤氣出遊，遇雨竄入林谷。忽踏地陷穴，似墮入屋脊上。聞嗥呼有賊，一人捆縛而下。視之，亡僕繆義也。曰：吾謂何人？乃是小主。」釋其縛，急入內啟白。

亡何，父母俱出，抱持痛哭。父曰：「兒來此亦是奇事，且作半日聚。」遂導引入室，見亡婦在窗下引針刺繡履。某直前握其纖腕，將訴契闊。婦解脫而走，曰：「何來惡客，莽撞乃爾！」某瞠目不解。母曰：「汝再娶耶？」某曰：「然。」母曰：「凡男子續娶後婦，與前妻即無結髮情，故相見不復省識。」母入內，與婦耳語，婦始恍然淚下，絮問家事。某曰：「田園幸尚無恙，但膝下兒女日罹荼毒，奈何？」婦向壁而哭，某亦失聲大慟。父曰：「汝亦既抱子，乃不念鸞雛，妄招鴟鴞，宜毀巢而取子矣，擊由自作，夫何悔乎？」母曰：「渠固不足惜，尚當為宗祧計之。」父曰：「欲保嗣續，在我賢婦。」母曰：「新婦久登鬼筭，安得為兒援手？」父曰：「不賢婦，吾捉之來，汝蚤晚稍加訓誨。即令新婦隨兒去，借渠手足，料理家務。俟兒女婚嫁畢，再當來此。」婦曰：「日在親庭，何忍遽言離逃？」母亦大悲。父曰：「汝來為孝婦，去為慈母，於義兩全，何必為此戀戀？」令某偕婦出，建梯屋角，兩人拾極而登，俯穴而窺，猶見父母在簷角引領望也。不得已，攜婦循道而歸。

甫及門，婦飄忽先入。見兒女奔集，爭來訴告曰：「父出門後，繼母以鐵杖擊我。忽顏色慘變，倒地而僵。」言未畢，歐陽氏徐步面出，兒女覘覘，爭牽父衣作畏避狀。歐陽氏就某身畔，撫摩再四，嗚嗚飲泣曰：「我拋汝等未及三載，不意憔悴至此。」審其音，酷類前妻。某大喜，謂兒女曰：「此汝前母，勿畏懼。」兒女目灼灼相視。婦問女曰：「昔我出奩中金為汝作纏臂，今安在耶？」女曰：「娘頭上壓鬢釵，即脫女纏臂金所改作者。」婦曰：「吾安用是？」即拔鬢邊釵為女插戴。又問兒曰：「我前挑百花迴鸞錦三尺，為兒作繡帶，今何不繫？」兒曰：「阿爺為娘裁作藕覆矣！」婦謂某曰：「癡男愛後婦，無怪兒女輩受摧折也！」某俯首謝過，相攜入室。見藥罐茶灶，以及掃眉安鏡處，都非舊日位置。婦慨然曰：「人一朝謝事，百凡都聽諸後人，真可痛也！」脫鎖啟箱，見否黃衫，紫縠襠，粲然堆積，而舊日故衣，無一存者。詰諸某。某曰：「新衣稱體，勿念故衣。」婦曰：「男兒心跡見乎詞矣！」某自悔失言，再三排解。婦又倚窗凝望，曰：「舊種碧桃株，今復移植何處？」某曰：「自卿見背，渠日加剪伐，樹即枯槁而死。」婦歎曰：「樹猶如此，人何以堪？」回視兒女，不禁潸然泣下。已面提甕出汲，執炊就爨。某勸令勿勞。婦曰：「此後來人身體髮膚也，宜為君所愛惜。不然，吾自入汝家，何嘗一日薰香作閒坐哉？」某神色慚沮，屏氣不敢作聲。婦曰：「吾奉翁命而來，豈必翹汝過處。但匿怨為歡，轉傷婦德，不得不一吐其憤耳！」某唯唯。

自此遂同燕好，朝夕經理家政。閱十二年，撫子女俱各成立。

女適里中鄭秀才為室，兒娶錢貢士女。家庭雍睦，從無間言。一夕，置酒內寢，酣飲盡醉，謂某曰：「昨夢阿翁見召，今當永訣。夫婦之緣，盡於此矣！」某泣曰：「家室仳離，賴卿再造。正當白頭相守，奈何捨我而去？」婦曰：「撫汝兒女而來，事汝父母而去，若必有意攀留，於君即為不孝。」某向隅大哭。

轉瞬間，婦已登牀挺臥，氣絕而殞。正驚歎間，婦忽坐起曰：「阿姊既歸，妹當瓜代矣！」察其聲，仍一歐陽氏也，某皇遽失色。婦曰：「君勿疑懼。妾在翁姑處，受教訓者十二年，始知日前所為，俱失婦道。自今伊始，當恪遵阿姊成法，依贊數載，以贖前愆。」某喜，召兒告之。兒悲喜交集。婦曰：「我去此十數年，幾已成人授室。幸勿念舊惡，尚當為爾父持厥家也。」兒曰：「前母之劬勞，實後母之肢體，有何舊惡而敢不忘？」婦亦大喜；由此相夫教子，恩義備至，鄉黨宗族，悉稱良婦焉。

鐸曰：「老夫得其女妻，一味承顏順志，養成驕悍，不至毀巢取子不止，於父母為不孝，於兒女為不慈，九原可作，地孔向何

處入也？噫！」

鄙夫訓世

新安某翁，挾千線至吳門作小經紀。後家日泰，抱布買絲，積資巨萬。常大言曰：「致富有奇術，愚夫自不識耳！」有數人齊款其門，乞翁指授。翁曰：「此訣不傳。汝等各攜百錢來，為予作談資，當授汝。」

至夜，攜錢俱至，翁命之坐，曰：「求富不難。汝等先治其外賊，後治其內賊。起家之道。思過半矣！」眾曰：「何謂外賊？」翁曰：「外賊有五：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是也。眼好視美色，嬌妻豔妾，非金屋不能貯，我出數貫錢買醜婦，亦可以延宗嗣；耳喜聽好音，笙歌樂部，非金錢不能給；我登樂游原聽秧歌，亦可以當絲竹。若置寶鼎，購龍涎，無非受鼻之累；我閉而不聞其香，終日臥馬糞堆，亦且快意，致山珍，羅海錯，無非受舌之欺；我食而不辨其味，終日啖酸齏粥，未嘗不飽。至塊然一身，為禍更烈：夏則細葛，冬則重裘，不過他人美觀，破卻自家血鈔；我上遵皇古之制，剪葉為衣，結草為冠，自頂至踵，不值一錢。此五者，皆治外賊之訣也。」眾曰：「何謂內賊？」翁曰：「內賊亦有五：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是也。仁為首惡，博施濟眾，堯舜猶病，我神前立誓，永不妄行一善，省卻幾多揮霍。匹夫仗義，破產傾家，亦復自苦，我見利則忘，落得一生享用。至禮尚往來，獻縞贈紵，古人太不憚煩；我來而不往，先占人便宜一著。智慧為造物所忌，必至空乏；終身只須一味混沌，便可長保庸福。若千金一諾，更屬無益，不妨口作慷慨，心存機械，俾天下知我失信，永無造門之請。此五者，皆除內賊之訣也。精而明之，不愛臉，不好名，不借廉恥，不顧笑罵。持此以往，百萬之富，直反掌間耳。有志者好為之。」

眾唯唯，出錢置座上。翁視之，皆紙錢灰也。叱曰：「我盡心指授，爾何以此相戲？」眾曰：「翁論誠佳，但人世恐行不去，只宜以此教鬼。」言未畢，盡現鬼相。翁反身欲遁。眾曰：「畜生道中，有四萬八千鬼，候翁教誨，即請同行。」翁愕然，既而泣曰：「君等稍緩須臾，容予撥置家事。」左箱右籠，稽查殆遍，而無一物可攜。乃歎曰：「做盡一生富翁，仍向窮鬼隊中搗鬼去也。」眾起擲揶之，翁亦頓仆。

鐸曰：「富輒呼翁，窮必稱鬼。因知鬼門關上，無致富奇書賣也，得此翁登壇說法，黑暗獄中，盡黃金門第矣！」

蟲書

錦屏女子葉佩纈，有夙慧，七歲就傳讀書，通妙解。嘗謂師曰：「古人造字，會意象形；而有時亦多誤處。」師詢其指，曰：「矮字明係委矢，宜讀如射。射字明係寸身，宜讀如矮。今顛倒字義，豈非古人之誤歟？」師奇之，語其父曰：「童烏九歲，能預玄文。今女公子慧性，當不亞草玄亭令嗣也。」父愀然曰：「童烏蚤慧，未憤而夭。恐如意珠亦不能長擎掌上耳！」

年十六，驟病而殂。瘞於後園碧梧樹下。青蟲千百，攢集葉上，齧作細字，讀之多成妙句。有冥中八景詩。其《鬼門關望月》云：灰盡羅衫夜不溫，亭亭碧月照離魂；滿身風露渾難著，卻怪梨花尚有痕。

《奈河橋春泛》云：淚滴煙波別恨長，也催雙燕出橫塘，桃花莫逐春流去，怕到人間魅阮郎。

《望鄉台晚眺》云：六曲闌干何處憑？夕陽台閣勢崢嶸；始知身似秋來燕，飛過瓊樓十二層。

《孟婆莊小飲》云：月夜魂歸玉佩搖，解來爐畔執香醪；可憐寒食瀟瀟雨，麥飯前頭帶淚澆。

《剝皮亭納涼》云：腥風一陣晚涼生，血滿羅襟暑未清，記得豆花棚下戲，輕揮小扇捉流螢。

《惡狗村踏青》云：金鈴小犬水聲間，羅襪無塵任往還，女伴相邀鬥芳草，春光不度鬼門關。

《血污池垂釣》云：萬家碧血引成渠，染出琴高赤鯉魚；釣得竿頭還棄卻，腹中怕有故鄉書。

《點鬼壇飯僧》云：佛鼓齋鐘午後聞，散花壇上雨紛紛；為儂懺悔生前業，佈施還拚殉葬裙。

其他詩詞不能備載。

一日，作書別其父母曰：

兒以稚齒，見愛親庭；罔極深思，糜軀難報。猶憶疏窗雨後，小閣花時，問字呼翁，梳頭覓母，牽衣索笑，嬉不知愁。方謂楊柳春長，梨花命永，撒環至老，比附嬰兒。何期噩夢驚心，瓊華墮劫；邱山罪重，憂及高堂。謝別以來，燕已辭巢，鴛猶戀塚。春蠶死後，尚解抽絲；蠟燭灰餘，不忘吐燄。魂吟夜雨，鬼唱秋墳；未免有情，短歌代哭。昨來故閣，遙望慈顏；椿茂萱榮，慰知無恙。小鬟阿黛，喜已垂髻；數載紅閨，添香捧硯。望開兒舊篋，揀點殘膏，釵股雙封，繡巾一襲；小作嫁資，留為記念。兒近蒙王母徵作司書，種福無媒，生天有路；玉樓舊例，聊以解嘲。但一旦形分，千秋影隔，綿綿長恨，此意如何！惟望努力加餐，虔心採藥。倘爐頭火熟，灶下丹成，則不夜城邊，長生會上，未必無相見時也！弱水無魚，蓬山少雁；一言永訣，萬劫難忘。臨別匆匆，佩纈百叩。

父母得書大慟。後園中青蟲盡渺，梧葉上不復作字矣。

鐸曰：「吾讀周櫟園《雜記》，頗疑行仙董郎之事。然才人精靈不泯，托諸昆蟲草木，以抒其鬱抱，情或有之。特是紅粉生天，青蟲匿跡。豈劉安拔宅，雞犬皆仙耶？吁！是可怪已！」

獸譜

通譜之風，莫盛於江左。有某姓者，門戶式微，以負販起家；意欲攀援仕族，商諸比部吳君；吳善諷刺，曰：「我有一典，請為汝述之。」某肅然敬聽，吳曰：「昔河鼓貫玉帝聘錢，謫居營室。後勤於耕獲，積金錢數萬，捆載牛背，赴天門先行繳納，而牛忽奔逸下界，自顧形穢，不堪震俗。因念背上物頗充積，不難依附華族，誇耀鄉里。往東海謁麒麟，告以意。麟曰：『予之角，振振公族；予之趾，振振公子。且一角五蹄，代生異相。豈汝觸牆成字者，能圖乃公種類乎？』叱之去。又詣西域，投青獅座下，未及通謁。獅見其狀貌蠢劣，大聲一吼，遺糞滿地，辟易數千里外，躑躅荒野，無所適從。」

忽憶廬山長耳公，當日有同車之誼，往籌之。長耳公曰：「此間南山有金錢豹者，雖托名霧隱，而實廣為結納。僕請為介，必蒙收錄。」遂同詣南山。長耳公先道達誠意。豹曰：「物以類聚。與足下交者，大都彭亨腹漲者也。」長耳公極稱其可，引牛進見登堂踟躕，終慚不類。豹初拒之，繼見其所負金錢，笑曰：「相君之背，富不可言。且我家所以稱豹變者，因背有金錢文耳！若雖不由天賊，尚可借人力為之。」命出其金錢，引皮上毛，編輯成文。亡何，異色斑斕，金光閃爍，居然具體而微，不似管中窺者，僅見一斑也。長耳公熟視，笑曰：「一破慳囊，便成俊物。雖介葛盧來，亦聞聲莫辨矣！」遂別去。豹自此引為同類，而牛亦掉尾自雄，日隨步後塵，焜耀長林豐草間。不匝旬，金錢盡脫，皮毛如舊。豹怒曰：「如此醜態，玷我華宗。」喧逐之，牛彷徨無措，仍投斗篷宮來。河鼓以珊瑚鞭捶背者百。繼詰其金錢何在。牛具告。河鼓曰：「蠢哉畜類！若輩所願與汝隸宗者，緣汝數萬金錢耳！一旦金錢罄盡，尚肯引泥塗中物為祖若父之賢子孫哉？」以鐵索貫其鼻，繫諸牢筴之中。後人遂名河鼓曰「牽牛。」

某聞之汗流滿額，而通譜之興索矣！

鐸曰：「負薪實廉吏後人，皂隸亦貴卿末裔。乃以遙遙華胄，薄己祖宗，冒人孫子，吾不識其是何肺腸？然元宰升庸，諸狐帶令，本非一姓，尚以攀附為榮，又何怪乎同姓而議宗者？」

黑衣太僕

茂苑張孝廉，名邦弼，父執某為分宜邑宰，招之幕下。一日，聞詣街市，適里中賽會，傾城士女，雲屯霧集。張立簷下候觀之。

亡何，鑼聲前導，旌旗扇蓋，按部徐驅。有金字牌兩面，大書『相府太僕』四字。張不知何神。俄而香煙飄馥，暖轎中坐一神像，面肥紫，鬚髯如戟，頭戴羅帽，身著黑直身，腰繫鸞帶，下穿尖頭皂靴。張異之，尾至神廟，牲牲盛設，燈燭輝煌。眾羅拜其下，皆禿襟袍，短襪帽，蛙頭鞋子，滿口刺刺作官話。繼而宣祝文，有「伏願神靈庇佑，上自督撫，下及州縣，管門有權，包兒加重」云云。

張尤異之，因詢問何神。答曰：「此分宜相公門下班頭牛二太爺也。」張大怒，謂：「嚴賊當日私鬻官爵，傾害忠良，皆若輩逢迎長惡。今嚴賊名污青史，何物狗奴，公然廟祀？」上神座，欲批其頰。

眾大驚，曳令下，且曰：「汝顛耶？窮措大讀得兩行書，動輒作腐氣。倘生相國時，隨鄢、趙輩投謁門下，見牛公脅肩謔笑，不知作何狀！且人各有主，秀才家崇祀文昌，不過欲祈福蔭，僥倖得科第。屠沽兒日市燭帛，拜禱財神座下，亦欲獲什倍利，里黨稱富翁。今吾儕崇奉牛公，亦猶士子之文昌，服賈輩之財神也！何尤焉？」張知若輩不可與辨，言於邑宰，立毀其廟。自此牛信之鬼益厲，化為千百萬億身，血食天下矣。

鐸曰：「五祀之內，門居其首。後世此祀不傳，餒鬼處處覓食，遂於白晝現將軍丞相形矣！何牛班頭之神，尚穿黑直身哉？或曰：『冠進賢，繫羽箭者，是其變相耳！』」

巾幗幕賓

歸安蔣生，年弱冠，止能記四子書，及《尚書》半部而已。家貧，欲為幕下客，遍托戚友。群謂其才短，弗之薦也。會有納粟縣尉，驟升富陽縣令，急欲覓一友司筆札，遂以蔣生應聘。縣令素不識丁，蔣生故作大言以欺之。書稟中訛字錯文，置不問。

適撫院太夫人誕辰，縣令欲稱贊，洩其作文。蔣生摭拾舊所集排偶秘本敷衍成之。然不解典故，中雜男人壽言，如「慶驛客之庚寅，頌老人之甲子」，不類之詞，盈篇累幅，縣令不解，囑人書諸屏幃，親齎憲轅。撫公覽之，大笑。縣令因其色喜，謂必壽文之妙，高出群輩。歸述之，益其新俸。

明年，撫公正誕，仍洩作文。蔣生又集其秘本中排偶，雜以女人壽言，如「耀婺墨於東壁，降王母於西池」、「巾幗增輝，璇閣益壽」，尤堪噴飯。縣令仍自齎送。撫公笑不能止，並問：「某先生尚在貴署否？」縣令唯唯。因思：「一書記耳，得上台垂詢，是必浙中名士。」歸又述之。

蔣生益自負，私念才望如此，何便屈居縣署？倘作戟門揖客，其所獲當有什倍於此者。因托故辭去，竟詣撫轅，投揭求見。撫公召之入。蔣生備述知己之感。而察撫公意似不甚招接者。因申言某縣令壽章，係某代撰。撫公乃悟投見之故，笑曰：「先生大才，僕所欽服。但未免為昔人所誤。家慈固非『驛客』，如僕者，亦豈鬚眉而『巾幗』者哉？」蔣生大窘而退。由是，浙中群呼為巾幗幕賓。到處求薦，卒無有聘之者。

鐸曰：「庾蘭成『春旗芝蓋』一聯，子安似之。名士作文，亦有時拾人牙慧也。但『一一鶴聲飛上天』，未許鈍根人偷得來。金根錯解，弄璋誤書，固屬千秋笑柄。何以『弋人何篡』，《法言》可以誤書；『垂楊生肘』，《南華》不妨錯解。名下好題詩，詞壇積弊，今古相沿，於蔣生乎何尤？」

鮫奴

茜涇景生，喜閩三載，後航海而歸。見沙岸上一人僵臥，碧眼蜷須，黑身似鬼，呼而問之。對曰：「僕鮫人也，為水晶宮瓊華三姑子織紫綉嫁衣，誤斷其九龍雙脊梭，是以見放。今漂泊無依，倘蒙收錄，恩銜沒齒。」生正苦無僕，挈之歸里。其人無所好，亦無所能。飯後赴池塘一浴，即蹲伏暗陬，不言不笑。生以其窮海孤身，亦不忍時加驅遣。

浴佛日，生隨喜曇花講寺。見老婦引韶齡女子，拜禱慈雲座下。白蓮合掌，細柳低腰，弄影流光，皎若輕雲吐月。拜罷，隨老婦竟去。跡之，入於隘巷。訪諸鄰右，知女吳人，姓陶氏，小字萬珠，幼失父，為里黨所欺，三年前，隨母僦居於此。生以孀貧可憐，登門求聘，許以多金，卒不允。生曰：「阿母居奇不售，將使令千金以丫角老耶？」老婦笑曰：「藍田雙璧，索聘何嫌？且女名萬珠，必得萬顆明珠，方能應命，否則，千絲結網，亦笑越客徒勞耳！」生失望而回，私念明珠萬顆，縱傾家破產，亦勢難辦，日則書空，夜則感夢，忽忽經旬，伏牀不起。延醫診視，皆曰：「雜症可醫，相思疾未可藥也。」瘦骨支牀，懨懨待斃。鮫人入而問疾。生曰：「瑯琊王伯輿，終當為情死。但汝海角相依，迄今半載，設一旦予先朝露，汝安適歸？」鮫人聞其言，撫牀大哭，淚流滿地。俯視之，晶光跳擲，粒粒盤中如意珠也。生蹙然而起，曰：「愈矣！」鮫人訝其故。生曰：「予所以病且殆者，為少汝一副急淚耳！」遂備陳顛末。鮫人喜，拾而數之，未滿其額。轉歎曰：「主人亦寒乞相，得寶驟作喜色，何不少緩須臾，為君盡情一哭也。」生曰：「再試可乎？」鮫人曰：「我輩笑啼，由中而發，不似世途上機械者流，動以假面與人。無已，明日攜樽酒，登望海樓，為主人籌之。」生如其言，侵晨，挈鮫人登樓望海，見煙波汨沒，浮天無岸。鮫人引杯取醉，作旋波宮魚龍曼衍之舞。南眺朱崖，北顧天墟，之罘、碣石，盡在滄波明滅中。喟然曰：「滿目蒼涼，故家何在？」奮袖激昂，慨焉作思歸之想，撫膺一慟，淚珠迸落。生取玉盤盛之，曰：「可矣。」鮫人曰：「憂從中來，不可斷絕。」放聲一號，淚盡乃止。生大喜，邀之同歸。鮫人忽東指笑曰：「赤城霞起矣。蜃樓十二座，近跨鼉梁，瓊華三姑子今夕下嫁珊瑚島釣鼇仙史。僕災限已滿，請從此逝！」聳身一躍，赴海而沒。生悵然獨反。

越日，出明珠，登堂納聘。老婦笑曰：「君真癡於情者。我不過以此相試，豈真賣閩中女，面顏求活計哉？」卻其珠，以女歸生。後誕一子，名夢鮫，志不忘作合之緣也。

鐸曰：「借窮途之哭，為寒士之媒，鮫人之術奇矣，吾更奇乎阿母之始索其聘，繼卻其珠，使絕代嬌姿，閨房吐氣。否則，量石家一斛珠，雖高抬聲價，亦何異賣菜而求益者乎？」

犬婢

清平王太常，乞假歸里。夫人欲購一婢。有貧婦攜女來，面黃體瘠，目灼灼如犬。問其值，索金百兩。夫人笑曰：「爾女醜拙若此，何所長而視為奇貨耶？」貧婦曰：「是兒雖陋相，然天生慧眼，能於昏夜視物，洞如白晝。」夫人曰：「姑留此試之。」貧婦去。

至夜，諸女伴於燈下繡太常朝服。命其穿針暗處，易如投芥。夫人喜。明日，如數予之。名其婢曰「喜兒」。

喜兒外樸內慧，善伺夫人意旨。夫人鍾愛，幾齒諸子女行。夜輒引以為戲，時出金纏臂，銀約指，於黑夜搏弄，能辨其色高下。或取千錢散佈暗室中，令喜兒往拾，不遺一錢。嘗謂太常曰：「紅線掌箋，芳姿詠扇，即劉家俊婢誦得《魯靈光殿賦》，總不似我如願兒，勝婆利市碧眼賈也。」

一夕，太常秉燭內室，為吏部某公作墓志，急欲徵事班、史，遣喜兒於書架上取第幾部第幾卷書。喜兒噉聲而去，往返數次，徒手而來。詰之，癡立不語。太常曰：「暗中摸索，本非易事。」因自起持燭出外，揀之架上，其書宛然。笑謂夫人曰：「卿家碧眼賈，今亦迷五色哉？」夫人不解，但咎其懶。喜兒曰：「夫人誤矣！昔阿娘中年不育，祈嗣楊太尉祠，命以座下犬托生為女。故婢子遍體賤骨，唯雙眸獨炯。但犬之為物，遇金銀什物，雖黑夜能見之。若文章詞翰，縱光天化日中，瞪目不知為何物，況於昏暮間求之乎？」夫人憮然為問曰：「棄人用犬，宜明於小而暗於犬也。自今以後，吾知悔矣。」太常曰：「不然！眼前碌碌，豈止若輩？凡遇財物則雙眼俱明，遇文字則一丁不識，皆犬之種類耳。奴價倍婢，未是知言。」夫人乃大笑，而喜兒之寵不衰。

鐸曰：「朱氏金鈴，梅花度曲，陸生黃耳，洛下傳書。誰謂文章詞翰，非畜類所敢近哉？但度曲而不知曲中之義，傳書而未識書上之文，棄人用犬，終非長策。」